

修訂日期: 2006/12/29 發行日期: 2007/3/7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3, No. 170

原始資料: 蕭鎮國大德提供, 維習安大德提供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Jasmine 提供  
新式標點

## No. 170

### 佛說德光太子經

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。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、菩薩五百人俱。

爾時，賢者賴吒和羅止頓舍衛國，盡夏三月，更新具衣鉢、著其被服，與百新學比丘俱。所作已辦，共遊諸國，往詣王舍大城靈鳥頂山。

於是，賢者賴吒和羅行到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賴吒和羅問世尊言：「菩薩大士奉行何等，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，致無動畏之慧、超異之智；發遣辯才，光明徹照，入一切智，教授眾生；令得解脫斷於狐疑，以善權方便示一切智；言行相應，所問諸佛，常以巧便得諸佛意；一切所聞法，皆能受持疾速一切智？」

爾時，賢者賴吒和羅以偈讚歎，問佛而說，頌曰：

「云何菩薩滿所行？ 何謂所作而審諦？

具足智慧功德願，	今人中尊解說是，
紫磨金色妙身體，	為人中尊積上德。
救濟擁護於眾生，	願佛解說無上行，
為如何得無盡智，	無量總持上覺道。
云何致得平等行？	解決眾人之狐疑，
無數億劫樂生死，	其意終不有穢厭。
已見無數勤苦人，	善權教授令開解，
淨其佛國眷屬具，	光明壽命眾亦爾。
一切所云為寂寞，	唯願世尊說上行，
降魔官屬斷諸見，	脫於愛欲度想行。
云何講說經法義？	願佛解說諸實行；
端正殊好辯才足，	為眾人說柔軟音。
飽滿世間如時雨，	願佛解說諸覺行。
所說微妙如羯隨，	梵聲無疑明慧音，
眾會渴仰於經法，	便以甘露飽一切。
若有欲學尊佛道，	當勤精進志法行，

如來所講悉平等，    唯願法王以時說。  
我欲聽說正真道，    佛天中天知我意，  
今我不敢擾世尊，    唯願善說無上行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問如來，如此之義。多所哀念，多所安隱，愍傷諸天及世間人，乃為當來諸菩薩施，令得護行。賴吒和羅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！當為汝說。」

賴吒和羅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
佛言：「賴吒和羅！菩薩有四事法，得清淨行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行平等心，而無諛諂；二者、等心於一切；三者、解了空行；四者、如口所言，身行亦爾；是為四事法，菩薩疾得清淨行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復有四事法，得安隱勸進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得總持；二者、得善知識；三者、得法忍；四者、於戒清淨，所行平等；是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復有四事法，入於塵勞、勸悅生死法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菩薩示現佛身入於生死，勸諸起滅者，令得喜悅法；二者、為說柔順之法；三者、所有無所愛惜；四者、得不起法忍；是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復有四事法，無所愛著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菩薩不當著家居舍宅；二者、出家菩薩不當貪財利；三者、菩薩不求諸功德報；四者、菩薩不當惜身命；是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復有四事法，於法無厭足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於戒無所缺減；二者、習閑居野處；三者、奉四賢聖之行；四者、得博聞；是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有四事法，而得無念普有所入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令生善處常值佛世；二者、聽受尊長教而無諛諂；三者、樂受教命，其心不著財利；四者、得辯才入深法要；是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有四事法，得清淨行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為菩薩行，無傷害意於人；二者、棄捐諛諂、邪偽之行，樂在閑居；三者、一切所有施，而不惜不望其報；四者、晝夜常志求法，見說法者不求其短；是為四事法，菩薩摩訶薩得清淨行。」

佛爾時說偈言：

「其心不著塵垢法，    即便無有惡瑕穢，  
志意不厭教論法，    則能令致無上道。  
雖遇不賢常一心，    普入邪行惡道本，  
出家學道無所惜，    在於山間欲解脫。  
閑居寂寞無所起，    其心不著財利色，  
捐棄軀體不惜命，    行如師子無所畏；

心得歡悅知厭足， 譬如飛鳥無所畏，  
一切世間無有常， 志求佛道大慧行。  
常樂獨處譬如犀， 無有恐畏如師子，  
心不怖懼無龜志， 若得供養無增損。  
捐去邪語及惡見， 智了大行志解道，  
我為世間一切護， 意為善權無放逸。  
意善持戒為眾道， 心不亂著諸恩愛，  
謹順正行如救火， 常求世尊上妙行。  
已脫於空無有想， 種種具足審寂寞，  
所住靜然智慧明， 得甘露味常歡悅。  
假使得佛覺道意， 常為清淨無疑難，  
總持辯才一其心， 忍一切苦不想報。  
若有菩薩聞是行， 欲求佛道當歡喜，  
常志精進離懈怠， 了穢無知意不害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有四事法，自墮落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菩薩憍慢而不恭敬，為自墮落；二者、菩薩作無反復習於諛諂，為自墮落；三者、菩薩求供養貪利，為自墮落；四者、菩薩佞諂邪行求於供養，為自墮落；是為四事法，菩薩為自墮落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有四事法，墮邪漚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懈怠為墮漚法；二者、無淨信；三者、起想；四者、見得供養者，有嫉妬心；是為菩薩四事墮邪漚法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不當習四事法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菩薩不當與諸邪見人相習；二者、菩薩不當與誹謗正法之人相習行；三者、菩薩不當與惡知識相習；四者、菩薩不當與貪衣食人相習；是為四事法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有四事法，得苦痛之罪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以智慧自貢高，懷憎嫉意；二者、心不歡悅，無清淨行；三者、不能忍辱，但欲貪他人財物；四者、謂有我人著法；是為四事法，菩薩得苦痛之罪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菩薩復有四事自縛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菩薩喜輕慢於人，是為自縛；二者、菩薩行世間巧，便起賈作治生想，是為自縛；三者、菩薩意不受法慧為放逸行，是為自縛；四者、菩薩縛意住種姓，是為自縛；是為四事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後當來世學菩薩道者，當有是諸瑕穢無行人。當供養諸無行者諛諂人，當供養諸諛諂者有無智人，當供養諸無智者：貪求衣食、無有直心、嫉妬種姓、諛諂懷邪、無質朴心、欺諸尊長及諸家室，用供養故。還相誹謗，意貪財利入諸郡國，不念說法以開解人，亦為善權；於眾人無智慧意，自以為智；見他人智慧為善師，便輕慢之；設有無行者，為破壞之器。還相求長短捨精進行，為無智懈怠，不多

念智慧，還相壞法；別離眾會共結怨害，轉共諍鬪，謂他無行，我承法教；不奉禁戒、不欲聞法、不行精進。生於貧囊之中，在窮厄之家，行作沙門但憂求財利，其所在處不能得安，何況亂志？一心雖行佛功德，續貪著家室之利，自謂我為沙門也。」

佛言：「我不謂是輩之人為行菩薩法，如是等人百千劫中，不能得柔順法忍，何況欲得佛慧正覺之行？」

佛言：「賴吒和羅！我不但謂是輩之人墮三道漚，亦復當墮八惡之處。何等為八？一者、生在邊地；二者、墮貧窮家；三者、所生之處面目醜惡；四者、生於邪惡、反善之家；五者、生與惡知識會；六者、多疾病；七者、所生處壽命短；八者、橫死；是為菩薩八惡事，墮於邪漚。所以者何？賴吒和羅！我不以口言作願以為菩薩、不以偽亂之人為清淨行、不以諛諂為菩薩行、不以貪著衣食為供養佛、不謂貢高者為清淨智慧、不以自見慧行為斷疑垢。我不謂嫉妬者有清淨意、不謂多貪求者而得總持、不謂不見誠諦之德而有罣礙當得生善處、不謂貪種姓著色者當得清淨身。我不謂想行者當得佛定意，我不謂非至誠行者當得清淨也，我不謂憍慢者當得清潔意，我不謂非知厭足者當好法也，我不謂貪身命者為志求法。」

佛言：「賴吒和羅！我不怨責外六師也；責此輩愚人，劇於外六師。所以者何？所言各異，所行不同，為欺諸天及世間人。」

佛於是說偈言：

「無智憤亂為放逸，	輕慢無敬多貪求，
與塵垢會起欲想，	是輩之人去道遠。
貪求供養懈怠增，	以無精進失淨信，
便壞淨行亡正戒，	犯禁法者失善道。
生於貧家作沙門，	在窮厄中求供養，
譬如有人窮無物，	從他債望求財產。
貪供養故在閑居，	在於彼住欲自達，
得神通智辯才具，	棄捐家室受所有。
不見道住隨亂行，	生於貧窮卑賤家，
在醜惡中無力勢，	墮於貢高愚癡地。
作卑賤者無名德，	意貪財利為放逸，
後即生於大惡處，	億劫之中無善跡。
假使於道無貪利，	諸天人民悉得佛，
隨藍之風不動人，	用供養故不自成。
無有功德仰於人，	無精進意失善行，
為壞亂教不承法，	不能逮得慧道意。
以至誠利致佛法，	終不失行如道意，

志願甚堅常清淨，所奉如應則為道。  
我求佛故無所惜，及施身命索經法，  
是輩捨法不精進，以於道法失句義。  
有大燈明無能見，我本求索善義說，  
適聞所教即奉行，斷絕一切諸愛欲。  
已聞種種佛法教，不能究竟一法句，  
非法行者何得道，譬如示盲之道徑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乃往過去無央數劫，長遠不可計、無量、不可思議。爾時有佛，號吉義如來，無所著，等正覺，在世間教授，佛，天中天。時，有國王名頽真無。」

佛言：「賴吒和羅！其頽真無國王，典主閻浮利天下，廣長六十四萬里。時，閻浮利有二萬大城、有億千家。其頽真無王有大城，名寶照明，王所治處，其城長四百八十里、廣二百八十里，以七寶為城，南北出有八道，所作審諦具足。爾時人壽十億那術歲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其王頽真無，有子名曰德光，端正殊好，威神妙絕。初始生時，自然有千藏出，皆有七寶；一一藏中，自然有諸國王寶，其七寶高八丈。德光適生，一切閻浮利人皆大歡喜，拘閉牢獄，皆得解脫。其德光太子適生七日之中，無智不博，道俗悉具。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於時，淨居諸天，中夜時來到德光太子所，語之言：『太子！不當為放逸之行。』於是德光太子從是已來，具足萬歲之中，初不睡眠、亦不調戲；初不歌舞、未曾作樂；亦不行來、不出遊觀；未曾貪身、亦不念歌舞伎樂；不貪財利、不念家居；不著郡國、亦無所求；一切所有，無所愛惜；如立一心，常在獨處，以寂諸難，得意少有。『無生不死者，身命不可保、不相敬重，天下恩愛會當別離；無有作導師者，亂法犯罪，憂怖恐懼；凡夫之土，不知厭足，以愚癡力，常憲諍鬪。我今者，為墮無行之中；我欲默然無為。』彼時太子獨處閑居，無放逸意，遠諸愛欲為等心行。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時，王頽真無他域之中，有一大城，名樂施財，為德光太子造，南北行有八重、八百交道，以七寶為城；其城七重，以七寶為帳，皆以白珠而瓔珞之；一切諸欄楯間有八萬寶柱，一切諸寶柱各有六萬寶繩互相交繫，一切諸寶繩各有千四百億帶係；若有風吹，展轉相揩，出百千伎樂之音聲。一切諸欄楯前，各有五百采女，善鼓音樂，皆工歌舞，得第一伎，所作具足，能歡悅一切天下諸國人王，以是供給德光太子。王告諸采女曰：『汝等捨諸因緣，晝夜作諸伎樂，以樂太子，令可其意，無得使見不善之事。』一切欄楯邊置諸施具，飢者與飯，渴者與漿，欲得車馬者與之，欲得衣服、華香、坐具、舍宅、燈火，隨其所求供養。具金銀、明月珠、琉璃

、水精、象馬，一切諸七寶瓔珞以給天下。其城中央，為德光太子作七寶宮殿、八重交露；彼一講堂，上有四億床座以給太子。城中有園觀，生花樹、寶樹，其樹常生，悉遍覆蓋。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其園觀，中央有七寶浴池，以四寶——金、銀、水精、琉璃為欄楯；中有八百師子之頭，其水由中入浴池。其浴池中復有八百師子頭，池水從中流出。池中常生四種花——青蓮花、紅蓮花、白蓮花、黃蓮花；周匝有寶樹，其樹皆有花實。其浴池邊復有八百莊飾寶樹，一切諸寶樹間各復有十二寶樹，各以八十八寶纒轉相連結；風起吹樹轉相敲，概出百千種音聲。諸浴池上皆有七寶交露帳，德光太子在其中浴。

「其講堂上有四十億七寶床座，各敷五百坐具。其中央敷一大七寶座、敷八十億妙衣，以為坐具；座高五丈六尺，德光太子在其上坐。一切諸床座下各有香爐，晝夜三反，火燒蜜香，布諸好花，以寶覆蓋，垂金色蓮花。殿上有明月珠帳，垂八萬明月珠，出其光明，普有所照。一切諸樹上皆懸諸幡蓋，一切諸園觀中各有九萬明月珠。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，普遍佛國。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其園觀中，有鸚鵡、鷓鴣、拘耆、孔雀、鴈鳥、鴛鴦、鳩那羅鳥、鷓鴣鳥、諸耆域鳥，皆共悲鳴，有種種音聲，以樂德光太子，常作五百味供具。

「爾時，一切房室中有五百童男，限年十六以上、二十已還，皆悉童男，都於諸國採擇。得是諸童男將入彼城，皆悉巧黠無所不能、皆知天下諸所作為。復將八十億童女在其城中，端正姝好，年十六已、上限至二十，皆工歌舞，能令男子歡悅，其所語柔軟工談，言語常如應時，不長亦不短、不肥亦不瘦、不白亦不黑，口出優鉢花香、身出栴檀香，皆如天上玉女悉共同心，皆悉圍遶德光太子鼓樂絃歌。於是德光太子心念言：『我今自然得大怨家，眾亂我清白之法，我今當作無所惜之行。』於是太子愁憂不樂。譬如有人所見拘繫心無所樂，德光太子亦如是也。見諸采女伎樂，意無放逸，亦不以為奇特、亦不貪其城郭、亦不著車乘。彼具足於千歲中，未曾愛色，想亦不想，聲香味細滑皆除諸想，常專志一心，念言：『此為是我怨家之眾，我何持出是怨家中去，而得解脫，為無放逸行。』爾時，諸采女白王頰真無：『太子不聽歌舞，愁憂不樂。』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時，王頰真無與八萬小王俱，往詣德光太子所，悲泣淚出，愁憂不樂，感絕躄地。侍者即共扶持，王令起住，為太子說偈言：

「願子且觀我諸寶，子初生時自然出，  
誰燒汝者今語我，吾當重罪誅罰之。  
今且觀是如天上，我從子意之所欲，  
今者太子有何乏，我能隨意令子得。  
視是諸欲淨好目，諸采女俱鼓樂聲，

與共娛樂除其憂，    悉工鼓音常喜笑。  
汝當聽是好音聲，    所鼓伎樂相和悲，  
今正是意娛樂時，    其池水中有蓮華。  
園觀中有華葉實，    種種妙好無亂穢，  
觀是第一自在智，    可以喜樂一哀我。  
入池中洒自恣樂，    中有蓮華青黃白，  
種種紅花光覺人，    今子觀是何不樂。  
鷓鴣鸚鵡拘耆鶴，    拘那耆訶哀鸞聲，  
諸香白花譬如雪，    孰聞是音不歡悅。  
明月講堂平等力，    黃金琉璃為欄楯，  
諸所珍寶最妙好，    諸樹音聲出那術。  
欄楯邊施用汝故，    眾千采女鼓吹音，  
亦聞玉女歌樂聲，    子意何念而不悅。  
今太子等美姝好，    可以娛樂聽我言，  
父母住此目淚出，    子豈無哀愍我等。』

「爾時德光太子，以偈答王言：

「『彼持功德者，    離諸惡見言，  
我以厭苦樂，    不貪無利欲。  
皆見於五道，    生死諸人民，  
今當說解脫，    父王聽我言。  
無有觸燒我，    今吾當何說，  
我不貪於欲，    云何樂歌舞？  
一切諸愛欲，    我視如怨家。  
塵勞諸貪愛，    隨人著五道，  
是諸采女輩，    無覺癡樂之，  
為是諸魔事，    隨人大繫縛。  
諸聖賢道士，    常不讚歎是，  
習此愛欲者，    為種因緣根；  
是采女身體，    皮革如裹連，  
筋骨相摺拄，    如幻無正利。  
譬如如畫瓶，    中盛滿不淨，  
譬如在塚間，    云何當樂此？  
所鼓音樂聲，    無有亦無受，  
一切樂無諦，    了此為不惑。』

若習於想念，  
隨塵勞音者，  
一切諸有樹，  
亦不可常得，  
其果無有常，  
我以了如是，  
父母不可保，  
親里亦如是，  
一切諸所有，  
不當縱其心，  
是意不可滿，  
恩愛甚廣大，  
眾人貪欲故，  
無能缺減者，  
人以意為本，  
譬如河水流，  
盡壞不久立，  
貪著三界欲，  
諸天來語我，  
為菩薩行者，  
願欲得佛道，  
非以淫欲行，  
其有受貪欲，  
便為自壞敗，  
我終不受欲，  
如鳥墮羅網，  
現於惡思想，  
意不得自在，  
貪是恐懼身，  
何所是人尊，  
觀視諸人民，  
為諍空無句，  
王當知我意，  
不貪積慢法，

便即失一心，  
譬如癡老人。  
或有熾盛時，  
或有無樂時。  
亦不常著樹，  
豈當戲短命。  
及兄弟妻婦，  
臨終不自在。  
如草上之露，  
自恣為放逸。  
譬若如大海，  
已得復重索。  
各各而懈廢，  
譬如須彌山。  
身命過去疾，  
適合便復別。  
譬若如電現，  
則為無智黠。  
無得為放逸，  
不貪諸所有。  
哀念眾人民，  
可以致佛道。  
為心意作奴，  
不得立功德。  
亦無起瞋恚，  
云何得自在？  
為還自縛身，  
為無利空聚，  
譬如毒樹花。  
謂度駛水者；  
流墮惡道者。  
興起諸邪見，  
欲度脫此輩。  
疾得度無極，

覺諸睡臥者，療治於疾疫。  
為除去憂患，令立歡悅跡，  
欲脫三千世，縛著音響者。  
為說善經義，飽滿久貧窮，  
調諸不成者，拔出於惡道。  
施盲得眼目，令聾者得聽，  
為造解脫燈，立智慧神通。  
令諸三界人，得三忍平等，  
為作慈悲雨，度諸雲霧岸。  
為一切眾人，現其光明焰，  
便持善覺意，令脫得蔭涼。  
為雨諸醫藥，皆令得安隱，  
念是已父王，即便坐一心。  
吾於一切欲，無復志願求，  
但欲索佛道，用哀眾人故；  
於諸有貪欲，無復有志願，  
孰有智黠人，樂在於是中。  
云何犯禁忌？令人意迷亂，  
若因貪愛色，為墮大惡道。  
孰行佛道者，當復為放逸，  
人皆隨水流，我當今逆流。  
不可以言說，而致得佛道，  
當放慈悲光，照於一切人。  
我不貪愛欲，不縛著財物，  
我今願父王，不如與眾還。  
我欲棄眾會，及一切郡國，  
人多求可意，從是致疾病。  
制意不放逸，勝得億郡國，  
不可在愛欲，而致得佛道。  
若欲得無上，安隱快樂句，  
當詣大山中，在樹下而坐，  
習在於閑居，可得尊覺道。』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爾時，德光太子於講堂上，與諸放逸者俱，其心穢厭之。時，太子作三品行，何等為三？一者、住立；二者、經行；三者、坐禪；棄捐睡臥，具

足上行，已得八住。

「時，太子夜半聞虛空中聲，淨居諸天嗟歎佛功德廣普具足，及歎法眾。德光太子聞已，衣毛為豎，即而墮淚，愁憂不樂，叉手以偈問諸天言：

「『我在厄難中，諸天願哀我，  
今且住聽言，我欲有所問。  
行在虛空中，為歎誰功德？  
我聞其音聲，其心為悲喜。』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爾時，諸天為王太子德光說偈言：

「『今世間有佛，太子不聞耶！  
佛號曰吉義，救濟兼擁護。  
奉行諸善本，開化尊功德。  
眾僧以學問，有億那術千。』」

「德光太子，以偈問諸天言：

「『我儻見世尊，云何知是佛？  
願說慈功德，欲知於正覺。  
假使往見佛，當問道如何，  
菩薩行何法，得為一切護？』」

「於是諸天為德光太子，說偈言：

「『顛髮軟妙好，英殊如右旋，  
其頂相威神，好譬如山巔；  
眉間相光明，威曜若日出，  
生妙如右旋，色好白如雪。  
覺意為清淨，目為紺青色，  
人中尊天子，顏色端正好。  
面目常和悅，放億無量光，  
普遍三千國，消滅諸惡道。  
佛口中牙齒，悉平等清淨，  
鮮潔如拘文，明如好樹光。  
無亂兩二十，合為是四十，  
口中舌妙好，還自覆其面。  
口所說妙言，令人意歡悅，  
常無諸諛諂，梵音甚清淨；  
佛之所講說，勝百千音樂，  
除寂諸狐疑，令人得利悅。』」

種種德無乏，善權決道義，  
已解點法花，為百千瓔珞。  
其地之音聲，為出天伎樂，  
譬如天音響，佛語亦如是。  
真陀羅鶡鶩，拘耆及鴛鴦，  
鴈鶴及鷓鴣，鳩那羅問言。  
其音為如梵，柔軟甚和悅，  
無諂無有短，覺了一切義。  
英儒而懸絕，可諸智者意，  
清淨離誹謗，無有諸想願。  
善施行德義，不聞作瑕穢，  
彼法行正覺，言功德如是。  
世尊之身體，皆有種種色，  
手臂長出膝，七合皆為滿；  
其指纖長好，有若干妙絕，  
紫磨金色體，心如明月珠。  
著身毛軟好，上向如右旋，  
齊圓如隆起，馬藏寂不現。  
足下安平趾，其下有相輪，  
佛膝中政好，平等種種色。  
經行如龍王，為如師子步，  
行時默低頭，諸根悉清淨。  
若人散花者，變成為花蓋，  
有增無減時，是為佛正法。  
若得利無利，勤苦與安樂，  
嗟歎及誹謗，其心無增減。  
譬若如蓮花，不著於泥水，  
正師子如是，無有與等者。』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爾時，國王太子德光，聞嗟歎佛功德及法、比丘僧，踊躍歡喜；譬如貧窮飢凍之人，得伏匿寶藏其人歡喜；譬如盲人得眼目；若如牢獄繫囚得解脫，其人歡喜。王太子德光，聞嗟歎佛功德及法、比丘僧，欣喜如是。

「於是，國王太子德光念言：『如今聞佛威神，證明經法，眾僧具足，尊行無缺，在於生死，為反邪行；凡夫之士，多無反復，貪身自見，非是正行；為居家多瑕穢，習著欲者當墮苦痛。放逸行者，智士所離，愚癡為闇暝，當於其中，為作平等燈明

。人意難調，名色甚深，六入無厭，不斷諸習；當遇苦毒痛痒不安，恩愛為根檔柅，諸受難捨。與有共合長為怨會，生死難斷，為人多眾事憤鬧。疾迷亂身不堅固，會當歸死樂少憂多，佛法為第一安。不可以塵勞之行，貪欲放逸之心，而得立功德行。今我在愚癡之中，不得一心定意。不可以樂生死意，與惡人會，嚴治善道，何況乃欲得無上正真道？我寧可從高樓上東向自投，莫使我諸家眷屬，於門中作罣礙，使吾不得出也。』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爾時，國王太子德光向彼吉義如來。無所著。等正覺自投，口說是言：『假使世尊有一切智能悉普見者，今天中天，當念救我。』於是吉義如來。無所著。等正覺申右臂，放手光明照德光太子。其光明中，有自然百千葉蓮花大如車輪，其蓮花出億百千光明皆普徹照。於是德光太子即住此蓮花上，欲往詣吉義如來。無所著。等正覺所，遙叉手作禮三反自歸。爾時，吉義如來迴光還照，於是太子尋光去至佛所，稽首佛足，見世尊諸根寂定。爾時，德光太子以偈讚吉義如來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吾不久覩醫王名，    今者輒得見於佛，  
云何立在瑕穢行，    皆能致得一切法。  
我向者夜中半時，    從諸天聞佛無想，  
適聞愁憂無復樂，    何所是人無放逸。  
其失道者示正路，    諸無眼目得等視，  
今願為我現大道，    慈悲療疾使信淨。  
令眾貧窮得富樂，    拘閉牢獄得解脫，  
斷吾狐疑除諸結，    唯願解說其道行。  
為吾現正離外道，    於闇暝中作燈明，  
為諸傷害除垢穢，    願大醫王斷吾疑。  
願度脫我生死道，    斷絕去吾諸所愛，  
令得超度愁憂海，    及以八道入大乘。  
今壽命短法命盡，    多有妨廢功德行，  
無福之人不如願，    今吾適開願解疑。  
今聞導師唯決要，    云何菩薩為放逸？  
能奉行佛尊妙道，    度脫人民生死惱。』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爾時，吉義如來知德光太子心所念方廣，為解說諸菩薩行。德光太子聞彼佛所說，即得無盡總持門，逮五神通，即踊在虛空化作妙花，以散吉義如來上。

「爾時，頹真無王明旦聞太子宮中嫫女啼泣聲，面即為變，便往到太子宮中，問：『何故啼泣？』諸采女答言：『德光太子不現，不知所在。』於是王頹真無聞太子

不現，即便躡地，與數千眾俱，而舉聲啼泣。爾時，城神來到其舍，告王頽真無言：『大王！無得啼泣愁憂。太子東去，往見吉義如來，稽首作禮，跪拜承事。』王頽真無聞神語聲，與諸眷屬、大臣及太子後宮嫔女，及八十四億那術百千人，東出往詣吉義如來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爾時，吉義如來知國王頽真無意，即為如應說法，令一切眾皆得不退轉無上正真道。於是，王太子德光白吉義佛：『願佛受我清淨飯食請施。』佛即默然受之。德光太子語父母及諸眷屬：『今願仁者，勸助城郭莊飾瓔珞以奉如來，不當有貪心有所惜也；應時皆同心勸助，放心布施。』於是，王太子德光及眷屬，共奉吉義如來莊飾瓔珞、宮殿城郭，心無遺惜。日作五百種味以供養佛及比丘僧；為一切比丘以赤旃檀香，及七寶為房室；以摩尼為經行處，於上作珍寶交露帳幔，南北各有花樹行列，邊有浴池，中生優鉢花。其邊際清淨無垢，其花有百千葉設百千座，一一比丘各有是具。爾時，德光太子令諸比丘不憂衣服，亦不想他比丘獨得衣被。

「彼於是億歲中未曾睡臥；不念所愛，不貪其身，供養於佛，所念無異。爾時，未曾有想念於欲，亦無諍亂，心無所害，不貪於國；一切無所愛惜，不貪身命內外無所著。於是聞佛所說法，皆悉受持，不重問如來。初不沐浴、亦不洗足、亦不以香塗身、不起疲厭之意、亦未曾坐，除其飲食左右。

「吉義如來般泥洹已後，即為造起赤旃檀塔寺，於百千歲供養。所可闍維如來處，以一切天下諸花、諸香、擣香、雜香、伎樂以為供養。起九十四億塔，皆用七寶珍琦之物，以為帳幔覆蓋其上，各以五百七寶蓋供養諸塔，及百千伎樂一切闍浮利諸花、寶樹用供養塔。各然百千燈，一一所然油其價百千，及散一切香花。如是之比，具足供養億歲中。然後德光太子棄家學道作沙門，著三法衣，常行分衛，初不豫世事，亦不睡臥，了無衣食之心。具足四億歲中，常惠法施，未曾計有我。亦不疑他人，何況求供養？亦無生死語，為眾說法不勸令生天上，學是行以教授一切人及中宮眷屬，使為沙門。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爾時，淨居諸天心念言：『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，皆令作沙門，我等於是亦當作行供事三寶，由是三寶得立而不斷絕。其吉義如來般泥洹已後，其法住至于六十四億歲，皆是德光比丘所擁護。其德光太子如是之比，供養九十四億那術百千佛。』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汝知爾時國王頽真無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及。」

佛言：「則無量壽如來是。汝知爾時德光太子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及。」

「則吾身是也。爾時城神者，則無怒覺如來是。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用是故，菩薩大士欲得無上正真道、最正覺者，當學德光太子之行、寂寞之教，捐捨恩愛，無放逸之行。我求無上正真道時，所行勤苦精進乃如是。是輩無行者，貪著衣食，愁思無懈，用供養故。自遠佛法，所學無益，污亂沙門，壞菩薩法。恣其身口意，妄造所願，捨其本行。貪衣被床臥具、病瘦醫藥，無有慚愧之心。不樂政行學無常之法，不奉尊教、遠離佛行，於道自棄意，不樂解脫行。」

佛語賴吒和羅：「以是故，聞此法已，當覺了之。棄惡知識，莫與無行者相隨，棄諸貪欲。」

佛爾時說偈言：

「學道貪利及飲食，	即為不樂十力行，
棄捐於佛百德教，	用利供養墮他家。
剛強弊惡無慚愧，	自放恣墮諸貪會，
為起塵勞墮邪行，	便自說言我德行。
身在閑居遊於城，	利供養故作恣行，
遠於解脫空去地，	以故當棄離諸有。
為不敬佛及正法，	遠離眾僧諸功德，
棄捐善道墮三惡，	為失八百諸尊行。
若有聞說是經者，	審淨其意常精進，
無數億劫佛難值，	當用是故如法行。
其說得佛大乘者，	常思念是功德句，
念已審爾一心住，	當得無礙安隱道。
常立賢聖習觀德，	意念厭足自制心，
汝等勿得捐善場，	當墮五道如癡人。
習閑居止常精進，	住莫自輕勿易他，
訶教己身寂其心，	我本奉億佛教誠。
不惜身命意質朴，	精進於法行恭敬，
我故常說此言誨，	行是已後道不難。
聞是若喜大乘者，	不能精進不樂聽，
其有智者樂此言，	後當棄惡及怨結。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若有菩薩行五度無極，不如學是經，奉行順教。彼之功德，百倍不及學此經者。」

說此經時，三十那術天及人，發無上正真道意，皆得立不退轉地；七千比丘得無起忍漏盡意解。

於是，賢者賴吒和羅白佛言：「是經名為何等，云何奉行？」

佛告賴吒和羅：「是經名為“離癡願行清淨”，當學當持，正士所樂，決菩薩行，具足諸義。」

佛說如是，賴吒和羅、諸天、世間人民、龍、鬼神等，皆大歡喜，起前為佛作禮而去。

佛說德光太子經